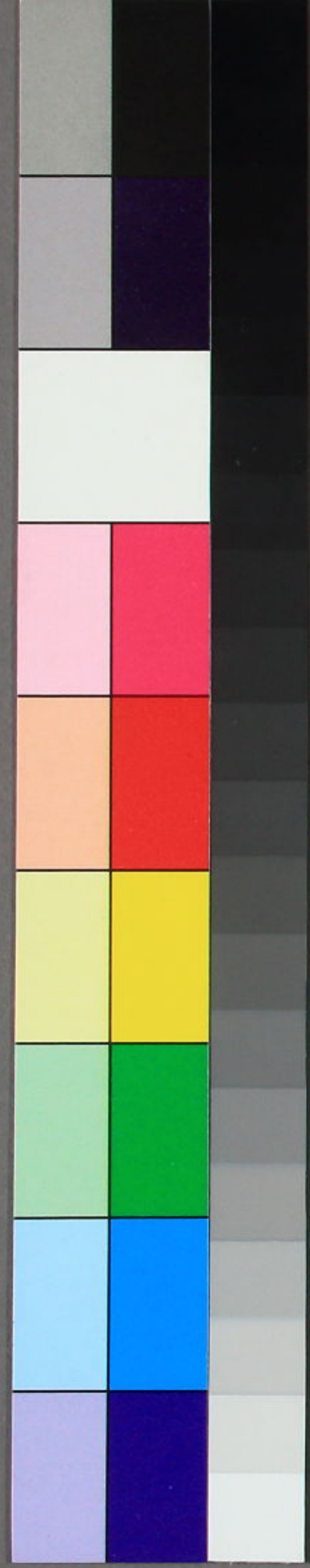


論語訓詁解

三四

OE 12
1.6.66
2



門仁
1.666
2



論語訓詁解卷三

美濃 江馬元恭學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說文舞行列也增韻行

數人數縱橫左傳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

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

八風故自八以下服虔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四爲

四八三十二二爲二八十六班固曰佾者列也以

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杜預八爲八八六

十四人、六為六六三十六人、四為四四十六人、二為二二四人、宋書曰、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為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八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庭、說文宮中也、增韻門屏之內、玉海堂下至門謂之庭、忍說文能也、徐曰、能音耐、謂心有不安、強持不發也、大舍許氏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下之禮

樂於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為之、何事不可敢忍為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按後說為是、

茂卿、八佾舞連續陋甚、以祭統八佾以舞大夏、漢書八佾陳於庭等之語、可照考焉、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邢疏曰、三孫

同是魯桓公之後、雍、周頌篇、雍、詩作雝、世本云雝、武王祭文王之廟、喜諸侯來助祭、及徹歌此雝和也、獨斷曰相助也、助理天下、毛傳曰、助也、助祭事也、辟公諸侯也、穆爾雅敬也、通作彛、說文云、細文也、重言之者、見其文章之非一也、言助祭者、維有肅肅之諸侯、奔走將事、是以天子穆穆、然有文之可觀、進退周旋、皆中禮節、徹、徹去之徹、與撤、薑之撤、詩、廢徹不遲、孟子、酒肉將徹之徹、同、又樂卒章曰徹、今三家作此樂以徹祭、豈家臣而取此義以作之於堂邪、毛奇齡曰、三桓爲魯桓公子、季友以

適子而爲宗卿、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公一廟、漢儒不解、有謂公廟設于私家者、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尺、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言人而不知所以爲人之道、奚以禮樂而移俗治民之有、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奢奢侈也、儉說文約也、禮檀弓、曾子曰、國無道君

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易猶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之易、戚釋名蹙也、乃哀戚之戚、孟子顏色戚、哭泣之哀、是也、言禮與奢侈也、不若儉約、喪與和易也、不若哀戚、是為禮之根本、故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朱熹以易為治者非也、茂卿以禮與其奢也以、下為古語、是其私言、前既辨之、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雖有君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無君也、皇疏曰、謂中國

為諸夏者、夏大也、中國禮大、故謂為夏也、無通作亡、乃有之反對、亡而為有、又通為无、勿毋莫、未沒蔑微靡、蓋一聲之轉也、事詳見通雅、不如、猶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不及之謂也、

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者、非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祭名、經傳通作旅者、傳寫誤也、史記六國表、作臚、救說文止也、馬融曰、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

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時為季氏宰、故子曰、汝知季氏之僭濫、即不能諫止、與、冉有對曰、不能諫止也、夫子歎曰、夫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况泰山之神、當謂季氏反不如林放乎、非禮之禮、謂必無可享之理矣、

茂卿曰、觀其引林放、則孔子之譏必在奢、而不禮也、若使譏奢、何必以救言焉、可謂至當矣、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皇疏曰、射儀云、禮初主人揖賓而進、交讓而升、堂及射、竟勝負已決、下堂猶揖讓、不忘禮、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外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進退合禮、非若小人之爭、攘臂厲色矣、馬融曰、多筭飲少筭、君子之所爭、邢疏曰、若中多則筭多、中少則筭少、多筭謂勝者、少筭謂不勝者、事見儀禮、皇疏曰、外屬上句是也、禮少儀君子外、下則授綏、句法同、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

此詩、衛風碩人也、世本日、莊姜始嫁至衛、先容後
禮、傅母作此以勵之、巧猶工也、笑、解頰啓齒也、倩、
說文、美也、徐鍇云、若艸木之葱蒨也、毛傳以爲好
口輔、韓詩以爲倉白色、俱無據、盼、說文、目好貌、盼
本作盼、從目從分、毛傳解以爲目黑白分者、是也、
是則莊姜容貌之美、又有如此者、劉向列女傳曰、
齊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姣好始往、操行

翟者山雉尾長五
色備后服刻繪爲
翟蓋翟之交有別
有倫守死而不犯
分婦德所宜

衰惰、心淫佚、冶容、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曰、子
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
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綉裳、飾
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云云、砥厲女之心、以
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
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傅母之防未
然也、愚因此悟子夏禮後之說、其所謂素以爲絢
者、蓋咏象服耳、先儒謂象服者、畫翟羽于其上、故
孔子以繪事解之、詩人但咏姜氏族類容貌服飾
之盛、而絕無一語稱贊其德、子夏心疑詩人之有

微辭也。若曰君夫人信美矣，但象服禮服也。詩人何為僅附見于容貌之後，倘亦刺其修容而簡禮乎。即傅母立言之指，所謂意在言外者。故孔子許之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今文逸素絢一語，而舊解禮後牽強不可通。非列女傳孰使正之哉。他詩若刺宣姜、刺魯桓，亦俱言服飾容貌、威儀伎藝之美，而闕失自見。其機軸頗與此同。甚矣古詩之微而婉也。素，白練也。絢，文彩貌。繪，績同。又作會。會，五采以畫也。茂，卿引虞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沙與紗同，輕，禮暑所服也。鄭玄曰：今之白縛也。裝者，單衣無裏也。與榮及綱同。

是矣。世本又云：素，周禮六服之素沙，即碩人其頰衣錦褰衣是也。古婦人盛服必加綱衣于外。君子偕老，篇之蒙彼縵絺，中庸所謂惡其文之著也。孔子許之曰：起予者商也。蓋子夏達詩人之旨，仍知以素喻禮，以起發孔子故云爾。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采，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朱熹曰：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非也。於禮後義不穩矣。又曰：後素後於素也。謂先以粉地為

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後素失義，不可從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中庸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朱熹以徵為證是也。獻，憲通。許建切。俱入願韻。即法也。與憲章文武之憲同。世說劉公幹以失敬

罹罪，文帝問曰：卿以何不謹於文憲，義同。

包咸徵成也。非確詰。鄭玄曰：獻猶賢也。朱熹茂卿據之，字昇引獻，臣獻民，二說未穩。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王者大祭名。周禮五年一禘。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祫，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祫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

又曰、昔者周公且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邢疏、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物茂卿曰、灌盥裸通用、易曰、觀盥而不薦、乃謂祭祀之始、盥手以鬱鬯而灌地求神之時也、書洛誥、王入大室、裸、詩大雅、裸將于京、周禮、太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秬黍釀酒、煮鬱金香草和之、曰鬱鬯、宗廟之祭、用以裸地降神、達芬芳於神也、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備考曰、按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董仲舒云、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嗚呼、曾謂成王伯禽而有是悖禮之事哉、周公雖有勲勞、亦人臣之分、所宜然者、成王豈得越典而報之禮、天子諦、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諸侯僭分而禘、辱其祖矣、豈得謂之報周公乎、蓋使魯之郊諦者、由於周王而非由於周之成王耳、史記云、平王東遷之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魯公止之、據此則魯之僭天子禮、

自平王惠公始也魯請郊廟而天子使史角往者
 猶且慎重其事使監臨焉而公遂止之不遣者取
 便於已庶習熟其儀而成其僭也兩觀大輅萬舞
 冕璪有不始於茲乎自後移所以祀文王周公之
 禮而徧及於群廟不知其非矣孔子曰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有傷於平王惠公之時乎
 往者之也去也往者猶云向者曩者以往之義也
 用鬻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以前魯之郊禘有是悖
 禮之事是以不欲觀之矣

孔安國曰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為逆

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者非也物茂
 卿曰以天時言之往為前來為後以人事言之
 來者其所從來往者由此而後也未知何據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孔安國曰答以不知者為魯君諱也皇疏曰若依
 舊說而答之則魯乖禮之事顯故云不知若欲知
 禘說其自不難於天下之人莫不知矣人人皆知
 如示以掌中之物無不知者斯孔子掌中也是
 孔子自指其掌也物茂卿曰古註不知示之為跡

也其如示諸斯乎如視天下於掌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儀禮云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祭儀云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神者祭神者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

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是也不與祭者祭法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

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
死鯀鄩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
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
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
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
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孔子亦非以死勤
事以勞定國等之族是以不在祀典故曰吾不與
祭如不祭

韓愈曰蓋魯躋僖公亂昭穆祭神如神在不可

躋而亂也故下文云吾不與蓋歎不在其位不
得以正此禮矣故云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
同焉包咸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
者爲之故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朱熹曰言
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
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
未嘗祭也諸說皆非也皇疏曰祭如在以下二
句乃非孔子之言是也物茂卿曰祭如在古經
之言也祭神如神在釋經之言也下引孔子之
言以證之按古書引古語其法不一也有在篇

晉而發端者有在篇末而確實其語者有在中
間脩飾其文者有破其語者有評其語而入題
者有旁喻其語而入題者不可一途而論矣未
知以上句為古經之言以下句為釋經之言下
引孔子之言者其說何若偏僻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
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奧音爨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
人得飲食故祭報之家語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
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

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是也白虎通曰五祀者何
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
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按顓頊氏有子曰黎為
祝融祀以為竈神乃是火神祭之乃燔柴者也奧
者夏祀爨神其禮尊以老婦配之唯盛食於盆盛
酒於瓶是其事小也夏父弗綦為祭爨神乃燔柴
大玄經六為水故稱井竈以喻祿食宗廟之道酒
食為先又曰水為竈中之用以烹飪其粢盛與其
媚於爨神寧媚於竈以干祿者此必有故而言者
今無可考矣

孔安國曰、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者執
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
之也、天以喻君、朱熹曰、室西南隅爲奧、以奧有
大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
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
諷孔子、維楨茂卿、字鼎、皆據此說、未知何據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與鑒鑑同、詩大雅、天監有周、小雅、既立之監、又
我心匪鑒、殷鑒不遠、皆通用、郁、或通、說文有文章
也、言周監夏殷二代、而郁郁乎文章最備矣、故曰

吾從周、中庸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
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孔安國朱熹以監爲視、非確詁、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
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包咸曰、大廟、周公廟、四書翼考引公羊傳曰、周公
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是也、鄒人、孔子父
紇、字叔梁、爲鄒邑大夫、故云爾、物茂卿曰、鄒人之
子、輕孔子之辭、孔安國曰、攷人多言孔子知禮、或
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又曰、雖知之、當復問、慎

之至也、蓋言先王之禮、祭祠爲大、則此精義無窮、故以其有問爲禮、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是此之謂乎、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儀禮註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得中爲雋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主皮者、鄉射也、事見于周禮及儀禮、周禮註曰、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儀禮註曰、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

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物茂、卿引之是矣、科、說文程也、從禾、斗、斗者量也、古者射以觀德、是以不主皮、不待中爲雋也、何者、人之力有強弱、不同量、是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也、

朱熹曰、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質、革、茂、卿駁之曰、凡言射者、如必也、射乎、類、皆禮

徵曰凡言革者如衽金革及兵革皆謂甲冑

射也是君子之射也主皮之射庶民之射也貫革之射力士之射也布侯而棲皮為的故中的為主皮朱子混皮革為一大誤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乃是頒曆也朔者每月之朔也左傳杜註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亦

不復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為徒費而欲去之餼謂已殺未煮者也禮牲牢饗餼註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日牽周禮掌客陳饗餼又廩人獻餼義皆同包咸曰羊存猶所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邢疏曰所以不去其羊欲使後世見此告朔之羊知有告朔之禮庶復行之是愛其禮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孔安國曰收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諂也宇鼎曰夫孔子之盡禮也如鄉黨所載及拜下之

類自收人觀之如過恭敬然猶入大廟而每事問自或人觀之如不知禮然彼皆不知禮故也物茂卿曰此章之言孔子為魯發焉三家強而公室弱人皆附三家而輕公室習以為常故以孔子為諂者有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謚禮忠解見學而篇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世本鄭樵云人之情樂者聞歌則感而為淫哀者

聞歌則感而為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其樂不至于淫哀者聞之其哀不至于傷此關雎所以為美也又云夫子喜魯太師之樂音節中度故曰樂矣而不及于淫哀矣而不及于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別其文義按序云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所謂用之鄉人者鄉飲酒禮是卿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也燕禮是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合樂周南關雎是也

朱熹曰、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世本駁之曰、是有那性情、方有那詞、氣聲音、茂卿云、此章語其聲也、朱子主辭義言之、非矣、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左傳曰、共工有子曰勾龍、佐顓頊能平水土、為后土、故封為上公、祀以為社、獨斷曰、社神蓋共工氏之勾龍也、能平水土、帝顓頊之世舉以為土正、天

下賴其功、堯祠以為社、凡社樹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野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及其野、位在未地、稷神蓋厲山氏之子柱也、柱能殖百穀、帝顓頊之世舉以為田正、天下賴其功、周棄亦播殖百穀、以稷五穀之長也、因以稷名其神也、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土地廣博不可徧覆、故封社稷露之者、必愛霜露、以達天地之氣、樹之者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

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亦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又曰：郊特牲曰：大社稷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辨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周禮大司徒職曰：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註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疏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彼三代所都異處，所宜之木不同。夏居平陽宜松，殷居亳宜柏，周居鎬京

宜栗。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者，此取松爲社。假設而言耳。據此觀之，三代樹之社主，其木各不同者，其土宜不同故也。皇疏引白虎通云：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使民戰栗者，出於宰我之妄見矣。中間加曰字者，記者所以使三代之法與宰我之意別也。戰爾雅戰戰蹌蹌動也。曾子曰：戰戰兢兢，書仲虺誥：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栗，書皋陶謨：寬而栗。詩豳風二之日：栗烈，戰栗。卽謂恐懼戰動，亦寒也。成說文就也。說文釋也。遂

詩小雅戎成不退、飢成不遂、詩衛風言既遂矣、世本遂猶申也、見禮記疏、諫說文証也、按以言正人之意也、言宰我妄言戰栗之說、故夫子戒之曰、事已成、不可復解釋、事既申、不可以言正人、事既往、不可復愆咎、

物茂卿曰、邢昺疏、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於宰我、今按練主用栗、見於傳記、則作主爲是、使民戰栗敬也、按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出於公羊傳、禮平且葬、日中反而祭、謂之曰虞、其主用桑、期而小祥、其主用栗、然則葬終而作廟主之義

也、與社主事固別也、茂卿據之者誤矣、哀公問主於宰我之主者、恐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之主矣、又曰、使民戰栗、敬也、宰我以意解之、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三句古語、孔子誦之以責宰我、蓋主用栗、其義不傳、朱熹曰、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故責之、伊藤維楨曰、王者受命王天下、必改前代之制、以新人之觀聽、三木皆老蒼堅強、隨地能生、故三代建國、自王朝至于侯國、植之以爲社主、至周

兼寓使民畏刑之意諸說未得其解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曰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禮記曰禮器也雖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未能脩禮以治國故曰器小哉荀子曰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楊子法言曰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儉說文約也三歸事未詳包咸曰

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為歸朱熹引說苑為臺名說苑為築三歸之臺戰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據此說則包說近是矣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高國之上曰臣貴矣然而臣疎乃立以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史記曰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及坫齊人

不以爲侈。晏子云：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者哉？通考仁山金氏曰：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如此則但言其臺，樹之盛，家臣之多，爲非儉爾。諸說紛紛，未知何謂矣。包咸曰：攝猶兼也。見廣韻。左傳：攝官承乏，義同。包咸又曰：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爾雅曰：屏謂之櫨。郭璞曰：小牆當門中。郊特牲曰：臺門而旅櫨。皇疏曰：樹塞

門，謂立屏以障隔門，別外內禮。天子諸侯有之也。臣來朝，君至屏而起敬。天子尊遠，故外屏於路門之外爲之。諸侯尊近，故內屏於內門之內爲之。坵，說文反爵克圭處，以土爲之。在兩楹間，近南。爾雅曰：坵，謂之坵。通雅曰：反坵與臺門回阿相通。凡壘土，甃成臺，可閣物者，皆謂之坵。徵之於明堂位及內則，皆諸侯相見之禮。而管氏僭之，夫子所以譏其不知禮也。

何晏曰：言其器量小也。朱熹曰：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

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藤維楨曰：器小謂管仲所執之具甚小，不濟用也。諸說皆非也。物茂卿曰：使孔子見用於世邪？唯有管仲之事已。然其眩距文武五百年，正天命當革之秋也。使孔子居管仲之位，則何止是哉？故孔子與其仁而小其器，蓋惜之也。字鼎駁之曰：何臆斷之甚且小孔子哉？抑揚玩弄亦已甚。夫管仲之時，周之不可興，或然，然命之當革與不當革，何可自後世知之，可自後學論之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呂，同以合陰陽之聲。作說文起也。翕，說文合也。詩周頌允猶翕河，又廣韻歛也。通作歛。歛，說文縮鼻也。又歛氣也。老子將欲歛之，必固張之，為聲張未舒之義，亦通從。說文隨行也。何晏曰：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又通純與全通。詩周頌文王之德之純，世本純以音同全通。禮投壺曰：司射執算，二算為純。鄭玄云：純猶全也。五音既發，隨從則其聲音全備也。皦，說文玉石之白也。何晏言其音節明是也。繹，書周官庶言

同則繹詩小雅會同有繹皆為陳布連屬之義成說文就也謂樂奏一終虞書簫韶九成是也言樂之節奏有自然之序唯翕純嘽繹而已以此則樂其可知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儀衛邑名封人周禮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自君子至見也此所請辭也從者見之記者之語也喪失位也朱熹引檀弓喪之欲速貧是也又

喪人無寶註晉重耳失國出亡義復同木鐸說文大鈴也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有司馬執鐸釋名鐸度也號令之限度金鐸金鈴金舌木鐸金口木舌文事振木鐸武事振金鐸皇疏曰鐸用銅鐵為之若行武教則用銅鐵為舌若行文教則用木為舌謂之木鐸將行號令則執鐸振奮之使鳴而言所教之事也正字通云古者木鐸皆木口木舌金鐸皆金口金舌孔安國誤解木鐸金鈴木舌魯論註金口木舌為木鐸然則謂木口金舌為金鐸可乎鐸雖同名金木異體所別不在舌也按尚

書禮記周禮鬻子文子等有其名而未審其制言
天將命夫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如木鐸以
振文教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名武武王樂也左傳曰見舞象箛南籥者
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
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
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
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燭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

加於此矣以此考之則自夏以前皆以文德王有
天下故曰德至矣哉大哉如天之無不燭也如地
之無不載也是盡美矣又盡善也殷周二代唯以
武功爲民除殘伐暴民得以生故曰病不得其衆
也又曰美哉猶有憾又曰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
也是盡美矣未盡善也漢書董仲舒曰堯在位七
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
朱而歸舜舜知不可避迺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
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
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殷紂逆

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宐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大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

物茂卿曰美者以其大者言之善者以其小者言之也是亦臆說耳美美醜之美善善惡之善不可必以大小論之矣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寬爾雅綽也賈子新書曰懷優不迫謂之寬邢疏曰居上位者寬則得衆不寬則失於苛刻凡爲禮事在於莊敬不敬則失於傲惰親臨死喪當致其哀不哀則失於和易凡此三失皆非禮意人或若此不足可觀故曰吾何以觀之哉

子曰、知禮之實也、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哀哉、又曰、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鄭玄曰、里者民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又曰、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朱熹曰、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如此說、則不居仁者之里者、豈皆愚哉、物茂卿曰、里仁為美、古言、孔子引之、擇不處仁焉、得知孔子之言

也、何以知之、變里為處也、茂卿所見、奚其疎也、里仁為美、孟子以為孔子之語、變里為處、何足以之徵古言哉、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約、說文、纏束也、借為窮約之義、左傳、乘人之約、非仁、是也、言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窮約、窮斯濫矣、不可以長、處佚樂、樂斯驕矣、坊記、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安、爾雅、止也、與大學、知止而后

有定、定而后能安之、安同、利者害之、反、義之對也。
言仁之難成久哉、仁者能止於仁而后安定、知者
謂以義而行仁、未能止於仁、知者薄於仁而厚於
義之故也、故表記引此語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
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
王肅曰、智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朱熹曰、利
猶貪也、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物茂卿曰、
仁者之於仁、如四體之欲安佚、時或離之、輒復
思之、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見利、雖有不便、勉
強求之、按諸說皆非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何以時或離之、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言惟仁者能好賢、人能惡不肖者、子曰、我未見好
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
仁矣、荀子曰、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家語曰、見
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說文、草也、草卒無端緒之辭也、志、子侍切、音至、
謂仁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佛書大勢至作大勢
志、悲華經曰、願我世界如觀世音、等無有異、寶藏

佛言由汝願取大千世界故今當字汝為大勢志
 矣莊子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云曰請問至仁
云仁與至仁有別可見矣言苟且至於仁矣不
 仁者不惡而自遠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
 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以
 志於仁而解之則與上章相反意義不通矣與苟
 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檀弓曰有母過禮苟亡
 矣斂手足形還葬左傳民苟利矣吉莫如之之矣
 同指極至之詞八節
 孔安國朱熹為苟誠也以無惡為無為惡之事

伊藤維楨駁之曰言心之所向纔在於仁則自
 無為人所惡也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
 已聖人之意可見矣此說亦非也物茂卿曰苟
 能志於仁則雖有惡亦終歸於無惡焉亦非也
 與能惡人相照何以為善惡之惡而解之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

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君子

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也。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也。論衡曰：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惡去聲。君子去仁道，而惡成其名。大戴禮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子儀禮士喪禮：濯造于西階下。註：造猶饌也。以造言之，喪事遽，周禮：饗夫卒食以樂徹于造。疏：造謂造食處，卽厨是也。次猶處也。周禮大司小次，書胤征：畔官離次。魯語：五刑三次，皆同。詩大雅：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也。世本云：古人顛仆之木，沛然至地必高。

舉而起之。沛通作旆。易：豐其沛。古本沛作旆。詩小雅：彼旃旒斯胡不旆旆。又大雅：荏苒旆旆。世本：旆旆如旆之揚起也。皆取諸急遽之貌。於是指仁云：物茂，卿曰：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此言得富貴之道，卽仁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得貧賤之道，卽不仁也。仁則安富尊榮，不仁則反之。古聖人之教皆爾。陽貨曰：爲富不仁，爲仁不富，是小人之言。孟子引此，可謂好辨之過也。茂卿不知仁卽人道，其說益苦，且徒駁朱伊，旁引陽貨之語，併難孟子，妄誕最甚矣。馬融曰：造次急。

遽顛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朱熹曰造次
 急遽苟且之時顛沛頽覆流離之際物茂卿曰
 顛沛或顛覆之轉音豈容以字解乎按諸說未
 切當顛沛豈顛覆之轉音哉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
 之見也

尚與上通好仁者無以上之也加說文語相增加
 也爾雅加重也不使不仁者增重非義於好仁者

之身則自近乎仁矣惟有一日能用其力於仁乎
 我未見其力不足者矣乎半信半疑之詞子曰易
 其至矣乎子曰已矣乎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斯可
 謂之仁矣乎皆同其為仁之其發聲之詞其身其
 力之其係于人也皇疏云歎世衰道喪仁道絕也
 言我未見有一人見他人行仁而好之者也朱熹
 曰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
 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
 足者按朱註為勝茂卿乎猶則也非蓋有之以下
 維楨為再言此以斷無有力之不足者也七經孟

子用其力於仁、仁下有者字、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言人之爲邦也、失其中者無他、各於其偏黨而辟
焉、表記曰、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
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
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安仁者、其仁
未可知也、知者以義而行仁、則無不有過、是乃利
仁者也、故君子觀示於民、以過更之、則人皆仰之、
是與仁同過者也、七經孟子、人作民、過說文、度也、
孔子所謂過猶不及、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
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是也、凡稱過者、偏盛反中
之謂也、過有大小、易謂大過爲事之大小、小過爲事
之小、故曰、大過大者過也、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大
過係於治國、小過係於修身、單稱過者、兼大過小
過而言、下倣之、

孔安國曰、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
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
所、則爲仁矣、朱熹曰、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
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

過於愛、小人過於忍、藤維楨曰、黨朋類也、指親戚僚友而言、此爲以過棄人者發、凡人之於過、不有無由而妄生者、必因其親戚僚友而過、故曰各於其黨、正見其不可深咎也、曰觀過知仁、則亦足見其就此而猶有可稱者也、物茂卿曰、觀過斯知仁矣、蓋古語而孔子釋之、是其私言、前既辨之、又曰、觀群下之所過、以知國君之仁也、人衆人也、黨、鄉黨也、蓋朝廷宗廟之間、君子所慎、鮮有過矣、但其於鄉黨親戚朋友所在、其過不亦宐乎、國人皆如此、是可以知國君仁德

之化也、諸說憤憤、皆不得其解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故曰、苟得聞道、雖死可無遺憾矣、石經矣作也、雨芳洲曰、聞與易牙善聞味之聞同、大全陳氏曰、此聞非謂耳聞、謂心悟也、物茂卿曰、道者先王之道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謂孔子之時也、孔子所至訪求、汲汲乎弗已、恐其墜於地也、夕死可矣、孔子自言其求道之心若是其甚也、此說迂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孟子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大戴禮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賈子新書曰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議說文語也一日謀也徐曰定事之宐言士既志於道以仁義而高尚其志然恥惡衣惡食者其識趣最陋矣何足與議於道哉顏子在陋巷一簞之食一瓢之飲其賢可見矣

物茂卿曰士志於道言士必志於道也不連下

句非也按而乃承上起下之辭必連上而接下句明矣何其褊僻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方言曰適悟也膜撫也註音莫謂撫順也比解見為政篇言君子汎於天下之事也無悟也無順也唯義之所在相與聯比而從之也

韓愈曰無適無可也無莫無不可朱熹曰適專主也莫不肯也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諸說未允當矣物茂卿引無量壽經義疏以適莫為親疎按無量壽經曰於其國土所有萬物無我所

心無深著心去來進止情無所係隨意自在無所適莫無彼無我無競無訟按以無牾無順而解之則其義能通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說文念思也刑爾雅刑常也註謂常法也如詩大雅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之刑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賈子新書曰存恤人謂之惠言君子先懷慎乎德有德此有人焉小人惟懷有土有土此有財焉君子惟懷守典刑焉小人惟懷得恩惠焉是所以謂君子小人用心本末不同也

孔安國曰懷安也懷土者重遷也懷刑者安於法也苞氏曰惠恩惠朱熹曰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物茂卿曰君子懷德則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則小人懷惠自然符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懷者思而弗措也如有女懷春之懷君上懷賢則民安其土其心不在政刑故也民輕去鄉者虐政所致也德政無他安民而已使民安其生是謂安民民思恩刑者無恩惠故也虐政之効也諸註未得其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字書、効也、比也、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之者、取怨之道、中庸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言、不正己、而每事効於利而行、必多怨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遜讓、退讓之讓、曲禮、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是也、何有、言不難也、言天下國家非退讓以明禮、則其禮亦如何可行之、
 朱熹以讓為禮之實、非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管子、位者謂所以立也、禮小宗伯、掌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公即位為即立、言不憂無爵位、憂不知所以知禮而立身之幹也、故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左傳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包咸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是即知也、不患人無知己、惟學其道、以求可見知之實、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質、說文錢具之質、增韻以緡穿錢曰質、唯說文諾也、增韻應聲、忠解見學而篇、孔子答仲弓及子貢其怨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也、據之則教人以善言、盡中心謂之忠、惡人之所惡、好人之所好、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吾心如人心、謂之恕、夫子之道無他、惟以忠恕通串之而已矣、七經孟子質下有者字

朱熹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程子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二說皆非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說文無喻字、通作諭、諭告也、按經文又為教曉之義也、左傳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溘利生孽、姑使無溘乎、可以滋長、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荀子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言君子見利則

能思義坊之故無蒞利惟於義是曉是以孽不生矣小人見利則無能思義惟於利是曉是以有爭奪之患矣

物茂卿曰凡言義者雖不與利對言然莫不歸於安民之仁者爲是故也故義者士君子之所務利者民之所務故喻人之道於君子則以義於小人則以利雖君子豈不欲利乎雖小人豈不悅義乎所務異也嗚呼利豈喻人之道邪君子小人所以有別者在臨利而義與否耳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朱熹曰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是也七經孟子賢下有者字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幾易曰動之微也見其幾而諫之也皇疏曰禮記云父母有過下氣柔聲怡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是也勞而不怨者禮記云雖撻之流血不敢疾怨是也勞者用力而事父母也與孟子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語意同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言父母在則必不遠遊學雖遊學必定其方而適也曲禮曰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弟子職曰遊居有常必就有德是也方即四方之方也朱熹曰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是也七經孟子不遠上有子字

鄭玄曰方猶常也物茂卿曰如博學無方之方二說皆非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鄭玄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

所忍為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是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逮說文及也大學菑必逮夫身漢刑法志逮繫師古註及也辭之所及則進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傳送囚史記項羽本紀註逮謂有罪為所逮言古人之言不妄出恥躬不能追及于言而行之也今人不然七經孟子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按之字與德之不脩其疾

之憂之句法同、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說文纏束也、又言語要結曰約、禮學記、大信不約、周禮、司約掌萬民之約劑、是也、言誓約失其信者罕矣、與久要不安平生之言、意正同、

孔安國曰、俱不得中也、奢則驕佚招禍、儉約則無憂患、朱註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物茂卿曰、此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意、古單言約者、因約與約束耳、孔安國朱熹皆失之、按諸說未得

其解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訥、說文難言也、訥倚皆同、檀弓、訥訥然如不出諸口、荀子、其辨不若其訥、敏、說文疾也、包咸曰、言欲遲鈍而行欲敏是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說文五家為鄰、釋名鄰連也、相接連也、詩秦風有車鄰鄰、注眾車聲、書益稷、臣哉鄰哉、注鄰左右輔弼也、言有德者必不孤獨、有眾相輔弼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即煩數之數禮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莊子彼
 其于世未數數然也義皆同朱註程子曰數煩數
 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
 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
 辱求親而反疏也

物茂卿事君數數必古言是復私言前既辨之
 心豈其無不恭其則嫌其文矣世或謂言於
 前為文雖言必和會者同數古即和然豈不出前
 子曰君子為禮必尊而遠公武

論語訓詁解卷四終

